

小胖番外

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大名周毅。

八方周全，刚毅勇敢。

俗话说得好，脚大为兄，长兄为父，我 45 号的脚，大家伙喊我一声胖哥，不亏吧。

咳咳，不愿意也没事。

砖头菜叶什么的放一下，别像我哥似的脾气那么爆，心平气和多好。

没错，我有个哥。

他叫周成跃。

学习好，体育好，长得帅，但脾气真的老差了。

尤其是在跆拳道社团当社长的那段时间，每天就知道出去打架，有时候动起手来没轻重，浑身上下都是青青紫紫的。

后来遇上小庄哥，俩人一起进了研究院之后，脾气才收敛了不少。

我跟他不一样，我觉得打架挺没劲的。

没脑子解决的问题，那都不是问题。

啊？什么，网恋？

这都谁跟你们说的，怎么什么都往外秃噜呢。

不过.....既然提都提起来了，你们还都那么想知道，我就说说吧。

其实就是挺普通一故事。

我上大学那会儿吧，特别喜欢打游戏。

你们别看我现实里不喜欢打架，但在游戏里，那可是名副其实的大神，一打五都能冒死杀两个垫背的。

所以我真挺厉害的。

时间长了，也有不少人抱大腿求教。

我多大方啊。

肯定不吝指教，当场收了个徒弟。

不是因为她头像是只可爱的猫，也不是因为她嘴甜会夸人，我主要是看中了她玩奶妈的时候拼了命也想保护我的赤诚。

她嘴甜又乖巧，我们一起玩了很久的游戏。

也聊了很多。

我知道了她也在京市，而且跟我同龄，甚至两个人的学校还挨着。

一个月，半年，一年.....

她技术越来越好，跟我越来越有默契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渐渐升温。

所以在那年的圣诞节，我终于下定决心，约她出来见面，表白！

她同意了。

我担心她失望，告诉她我其实有点胖。

她说没关系。

她告诉我，她其实不太擅长打扮，平时并不受异性欢迎，叫我不要嫌弃。

她这样贴心安慰，我心里更暖了，几乎当场下决心非她不娶。

于是我换上新衣服，带上礼物，捧着花，打了辆车，满心欢喜又紧张地跟她见面。

天有点冷，但我觉得心里热乎乎的。

广场的圣诞树装饰得五彩斑斓。

灯光闪烁，一如我跳动过快的心脏。

可那天，我等了很久都没等到她。

广场上人越来越少，到最后只剩下了坐在我旁边，跟我一样捧着花，提着礼物，满脸失望的大兄弟。

或许是同病相怜，我俩聊了聊。

这才知道，他今天也是来见网友的。

跟那女孩认识一年多了，感情一直很好，今天还是女孩主动提出见面的，他打算表白，却没想到会被鸽。

「兄弟你比我还惨。」

我拍了拍他肩膀，心里想着众生皆苦。

但心里却平衡了很多。

这兄弟又高又瘦，长得还帅，这样的人网恋都会见光死，那我算什么。

想通之后，我不那么难受了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安慰他。

讲我跟那个女孩子的经历。

但他却忽然见了鬼的似的盯着我。

「你网名是不是叫粥粥忆。」

我愣了。

呆了。

过了很久脑子里才闪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，「你是凌欺凌？！」

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心里的想法。

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五味杂陈吧。

简而言之就是——我的网恋对象没鸽我，但她是个男的。

一时之间，我竟然不知道我是该开心，还是该难过。

「你一个男的，为什么用那么可爱的网名！」

他表情复杂地看向我，控诉道。

我翻了个白眼，「大哥，我叫周毅，粥粥忆是谐音啊。」

「倒是你，一个大男的，说话卖什么萌，一句一个颜文字，还夸我技术好，追着我拜师，哪个正常男人会这么干。」

「那是别人说我语气太凶，太严肃，我才想办法改的。而且我姐说了，女孩子不管玩游戏多菜，都喜欢被人夸，得装傻卖萌，才能激发对方的保护欲，从而交到女朋友。」

我听他说话，却越听越听不下去，强压着怒气才没动手打人。

「你说谁菜！」

他却满脸都写着嫌弃，「你不菜？你不菜你还一个人往对面人堆里冲，连个支援都没有就生生去送死，要不是我次次冒死辅助，你能赢？」

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圣诞树。

寒风吹过来，我一颗心哇凉哇凉的。

网恋害人，网恋不靠谱。

但事已至此，也没了办法。

所以我问他。

「喝酒不，我请。」

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「成。」

大半夜也回不去宿舍，我俩索性喝了个通宵。

最初的无语，气愤，震惊过后，慢慢接受现实的俩人，只觉得这件事荒唐中带点好笑。

「不是我说，你长得这么帅，怎么会找不到女朋友呢。」

「我也觉得，大概是因为那些女孩都瞎了眼。」

我俩碰了下杯，他问我，「你怎么这么久，一直都没开麦？」

我说，「耳机坏了，怕打扰室友学习，那你呢，你怎么不开麦。」

他垂头丧气地摇头，「我声音不好听。」

「没有啊，挺好听的。」

他却盯着我，认真的开口，「真的吗？」

「真的啊。」

「我不信。」

.....

好了，破案了，我知道他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了。

「你叫什么。」

「凌期。」

「干一个。」

「成。」

至此，我的初恋，也是人生中唯一一段网恋，也就此画上了一串无语的省略号。

不过那次见面后。

我俩倒意外地发现，彼此之间有很多相似点。

比如虽然我是学通信工程的，他是学自动化的，但我们都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。

再比如比起出门交朋友，我们都更喜欢窝在宿舍里打游戏，做研究。

简而言之，我俩成了朋友。

所以后来大三那年，我哥拿着国家研究院举办的，智能机器人大赛的宣传单回家时。

我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凌期。

我俩一拍即合，他做结构设计，线路搭建，我做功能研究，程序编写。

那段时间是我整个大学最累，也是最充实的阶段。

但所幸结果是值得的。

我跟凌期拿了第一，获得了进入研究院的机会，可以进入国内最尖端的人工智能项目组。

去研究院参观那天，我认识了很多很多人。

很多厉害的，优秀的，步履匆匆的研究人员。

但我拒绝了这次机会。

那是我第一次跟凌期产生争执。

他跟我说梦想。

我明白，但依旧没松口。

因为我不想变成我哥那样。

我承认他很厉害，很聪明，但我讨厌他。

父母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，却总是以工作繁忙为借口，经常半年乃至一年都不回家。

只有一个又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大把的工资奖金。

逢年过节，父母都会摸着我的脑袋告诉我，哥哥是全家的骄傲，叫我向他学习。

可我不，我不想跟他一样。

我问凌期。

付出一切，却要一辈子默默无闻，值得吗？

凌期走了，那是我第一次见他这么生气。

我们分道扬镳。

他加入了研究院，我找了家做软件的小公司，虽然累了点。

但工资不低，而且离家近，可以隔三岔五回去照看父母。

一切都很平淡。

直到那场灾疫的到来。

像是一场开过了分的玩笑。

隔离，口罩，封城。

联系不上我哥，我守在家里安抚父母。

新闻反复播放着应急措施，自测指南，和注意事项。

千千万万人等在家里，守在电视前，为同胞和亲人揪着心。

却有多人响应号召，戴上口罩，穿上防护服，前往疫区支援。

防护服遮住身形，口罩掩住口鼻，只能看到一双双视线坚定的眼。

他们离开父母，背井离乡。

在工地，在医院，也在大街小巷奔走着运送物资。

默默无闻，不算光鲜，甚至在出征的那一瞬间，就将自己的生命安危抛在了脑后。

人群中，镜头略过一双熟悉的眼睛。

是我那位忙于药物研究，根本没有时间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的哥哥。

我忽然有点明白了。

他们不是不孝。

只是在家和国之间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。

我忽然想起了凌期临走之前，那个失望的眼神。

有些根深蒂固的偏见，悄悄变了。

所幸。

这场疫情，比我想象中结束得要快。

人们戴好口罩，重新走出家门。

我也辞了职，去了研究院。

接手了凌期生前的项目，项目代号 001。

那小子像是早知道我要来，硬件搭建做得精细巧妙，软件却一塌糊涂。

密密麻麻的程序跑出来只有一句话，「周毅你丫太胖了！」

我笑得趴在桌上喘不过气，把这段程序拷出来，忙得累了就跑一遍看看。

一切都挺好的，只是不知道，小庄哥什么时候会醒，凌期会不会喜欢我的程序。

那什么，有点扯远了。

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。

大家还是尽量不要网恋。

或者网恋之前还是得确认一下，对方是不是妹子。

辞旧迎新又是一年，祝大家平安喜乐，万事胜意。

对了，记得吃饺子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